

九月的原野

姚紫遗著

九月的原野

姚紫遗著

姚紫遗产信托人编

九月的原野
姚紫遗著

出 版 人：陈龙玉

**443-B River Valley Road
Singapore 1024.**

出版日期：一九八八年七月

定 价：新加坡币五元

印 刷：凯胜印刷企业公司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張 繼 題

第	頁
---	---

「对不起，别是……」我肚子痛极了。我就在信家过夜的。
 去街上的邮局。……信叫德士来，……
 跑来也行。大约……
 我不要信送花圈……
 坐在冰透的台阶上，双手紧紧捂着肚子。他退后，跑走。
 就没有这阵痛过。大约是那……
 醒了出来。风从海的那边吹来，很有秋意。在自由
 的家鄉，这时正是清明谷雨，凉如虎母，……
 记得掌上羊毛背心，但在这裡，他只是一件……

出版说明

姚紫先生在临终之前，委托我们四人（吴俊刚、张道昉、林范平和郑捷浩）为他的遗产信托人，并交待在适当的时候，利用遗产成立一个文艺基金，以鼓励本地文艺创作。

在整理姚紫先生遗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有不少发表过但未结集的作品，经过讨论后，我们决定先把这些作品整理出来，出版单行本，作为对他的纪念。我们将作其他鼓励文风的工作，以期不负他之所托。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终于编出以下的集子：

《新加坡传奇》（小说集）

《木桶鸭》（小说集）

《九月的原野》（小说集）

《潜龙记》（小说集）

《九月的风》（散文集）

《短长书》（杂文集）

《杂文，这支部队》（杂文集）

《夜歌》（新诗集）

《郑梦周诗词集》（旧诗词集）

以上九本集子，希望能够在一年内出齐。

在此，我们想补充几句话：

一、这些作品，有不少是在新加坡建国之前写就和发表的，因此，文章中的“我国”或“祖国”，指的是“中国”，我们收编时并没有删改，读者阅读时请留意发表的年代。

二、姚紫先生的作品水准前后容有不同，他的思想观点也可能先后有别，不过，我们做的只是收集工作，因此无条件地“照单全收”，力求还其本来面貌，此外并无其他取舍标准。

三、姚紫先生对他生前的作品，并没有很完整的保存，有些收集在上述集子中的作品还是从“故纸堆”中寻找出来的，遗漏因此在所难免，希望以后能陆续收集补遗。

姚紫遗产信托人

姚紫生平简介

吴 蒙

姚紫先生原名郑梦周，1920年生于福建泉州安海镇，1982年2月18日因癌症不治卒于新加坡，享年62岁。

郑先生于1947年底搭客轮“万福斯”号抵达新加坡。来新之前，他是厦门《江声日报》的编辑，由于抨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而被通缉，不过，他曾自言他一生并未参加任何政党。

1948年，郑先生开始在道南小学执教，1949年转到晋江学校。

同年3月，他以姚紫为笔名，在《南洋商报》发表中篇小说《秀子姑娘》，在当时的文坛奠定名声。

《秀子姑娘》在报上连载发表后，于同年5月出版单行本，而郑先生也因此从学校转入报馆工作，开始时是担任《南洋商报》的资料室主任兼编辑。

任职商报期间，他主编过《家庭妇女》版、《星期六》周刊和《文艺行列》月刊。

他自己曾形容，那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

当时，郑先生也兼任《南方晚报》副刊《绿洲》编辑。

他所编的副刊，都有独特的风格与个性，其中对本地华文文

艺发展有一定影响的是《世纪路》。这个文艺副刊成了许多当今知名写作者开始创作并得到郑先生鼓励与栽培的园地。

1954年2月15日，郑先生离开了《南洋商报》而创办了“文艺报出版社”，专心搞文艺工作。

在未离职前，他还曾办过一份周刊——《海报》，但只出版半年，即因报馆当局不准属下员工同时办报而停刊。

“文艺报出版社”成立后，出版了《文艺报》月刊，由于大势所趋，卷入了反英国殖民统治和要求民族独立的文艺阵线。郑先生因此也曾于1954年9月间被殖民政府拘捕，盘问三天四夜后始获释放。

1955年，《文艺报》月刊的出版执照也因此而被吊销。郑先生随即到柔佛的宽柔中学重执教鞭，任该校高中部国文(华文)主任，同时也创办了另一份周刊《社会新闻》，但只出版三期，执照又被吊销。他因此也只得暂时停止文艺出版活动。

1956年，郑先生创办了《大地》十日刊，但只出版三期即被查封。

然而，他不屈不挠，翌年又筹划出版文艺丛刊，主编《九月的风》，但只出版一期。1958年8月，应聘到吉隆坡出任《钟声报》总编辑。该刊出版十期即被令停刊。

同年，郑先生主编了一份特刊《新马工商考察团在北京》。

这是他生活相当困苦的时期，1959年他曾做过一段时期的海员，在来往新加坡与印尼的轮船上工作。

1963年，郑先生创办“天马图书公司”，并出版了中国名剧作家曹禺的作品《桥》，小说家穆时英的作品《黑牡丹》，金玉明的作品《萧红的一生》，他本人的作品《窝浪拉里》(小说)《没有季节的秋天》(小说)，《西楚霸王——项羽》(历史评论)和《萍水记》(小说，笔名欧阳碧)。

1965年底，郑先生再接再厉，出版了《天马杂志》月刊。

1967年，出版《华报》周刊。

不过，这些刊物都只出一个短时期即自动停刊。关于《华报》停刊，郑先生生前说，该报本来销路不错，但后来他自己发现它的政治味道太浓，且不知不觉中受到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中国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大动荡时期，郑先生说逐渐感觉到徬徨，因为，他认为中国不应是共产党的中国，而应是中国人的中国，如果继续被卷入中国的政治将会走进死胡同去，变成支持共产党的中国。因此，他决定自动关闭赚钱的《华报》。

从此，郑先生也停止了出版活动。

1969年4月1日，他应聘进入《新明日报》主编副刊《新风》，直至1977年5月31日离职为止。在这段期间，他又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本地写作者。

离开《新明日报》之后，郑先生就没有再寻找其他工作，虽然他曾有过再搞文艺出版的计划，但却始终无法实现。

1981年，他发现自己患上绝症，多方求医，但终于药石罔效，与病魔挣扎了一年多之后，终于撒手尘寰，就象一颗曾经在夜空发出绚烂光华的流星，在黑暗中殒落。

郑先生于四十年代末期只身南来，死时仍是孑然一身。不过，他在我国的文艺园圃里流下汗水、投下精神辛勤耕耘的收获是可观的。

他本人已出版的集子有《秀子姑娘》（中篇小说，1949年5月22日首版8000本，同年5月30日再版5000本，6月三版3000本），《乌拉山之夜》（中篇小说，1950年），《咖啡的诱惑》（中篇小说，1951年），《马场女神》（短篇小说集，1952年），《阎王沟》（中篇小说，1953年），《风波》（中篇小说，1954年），《带火者》（短篇小说集，1955

年），《黑夜行》（杂文集，1959年），《半夜灯前十年事》（中篇小说，1961年），《情感的野马》（散文集，1963年），《没有季节的秋天》（中篇小说，1963年），《窝浪拉里》（中篇小说，1965年），《萍水记》（短篇小说，1964年），和《西楚霸王项羽》（历史评论，1964年）。

郑先生所用过的笔名甚多，包括姚紫，黄槐，贺斧，符剑，欧阳碧，上官秋，舒仲，公孙龙，西门凤，黑浪，吴笙，唐兮，司徒然，赵旭，淳于旭，鲁明，向阳戈和毕三等。

郑先生晚年虽已停止创作，但对文艺工作仍然耿耿于怀。他原想东山再起，但却斗不过命运的安排。他在临终前两天所写的自挽联，充分道出了他凄凉无奈的心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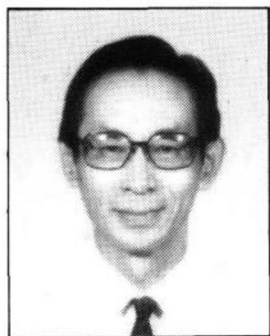
“五十始知非，原思有所奋发，修积寸功，补偿谬误；

风雨偏来恶，无奈落花狂飞，凄凉明月，空照蒿蓬。”

1981年正月，郑先生病入膏肓，自知寿尽，于是在绝望之中振奋精神，召集友好，并立遗嘱，交待吴俊刚，张道昉，林范平和郑捷浩等四人为其遗产信托人，要他们在他逝世之后，将其遗产（其中大半为股票），在适当的时候转变为现款，设立文艺基金，以鼓励本地文艺创作。这也是他一生为文艺事业所献出的最后一滴汗，最后一份爱。

按：这篇生平简介是根据姚紫先生临终时口述及他所交托的一些文件整理出来的。

姚紫



姚紫原名郑梦周，1920年生于中国，1982年去世，享年62岁。

他于1947年南来新加坡，先后当过教员、报馆编辑，并曾自组出版社，三十多年间，从未放弃笔耕生涯。

姚紫的写作才华是多方面的，举凡小说、散文、什文、诗歌等都曾涉猎。已出版的单行本计有：秀子姑娘、乌拉山之夜、咖啡的诱惑、马场女神、阎王沟、风波、带火者、黑夜行、半夜灯前十年事、情感的野马、没有季节的秋天、窝浪拉里、萍水记、西楚霸王等等。

710879

日期	姓名	借书证号	书号
		710879	1319

姚紫遗作集

- 〈新加坡传奇〉 (小说集)
- 〈木桶鸭〉 (小说集)
- 〈九月的原野〉 (小说集)
- 〈潜龙记〉 (小说集)
- 〈九月的风〉 (散文集)
- 〈短长书〉 (杂文集)
- 〈杂文，这支部队〉 (杂文集)
- 〈夜歌〉 (新诗集)
- 〈郑梦周诗词集〉 (旧诗词集)

目 录

九月的原野	▪ 1
夫妇俩	▪ 22
记一个女人	▪ 39
呵！祖国	▪ 51
莉娜的舞会	▪ 64
忽听春雨忆江南	▪ 80
无罪的灵魂	▪ 98
白华的女儿	▪ 110

九月的原野

(一)

九月的原野，僵冷地蜷伏在黑夜的星空底下，繁星象络珠的纱帐笼罩着黑模的四周。那从罗马尼亚东北部奔流而来的比萨拉比亚河，此时仿佛也疲倦了，沉在恬静的梦中；流水悄悄地拂着岸边那低垂的芦苇的叶子。只有秋风夹着尘沙在阴暗的地面上滚动，枯叶和衰草发出萧索的寒噪，衬着这原野的荒凉，粗犷，象死去的野兽，不声不响……

一群流浪的茨冈人，札宿在河畔。

夜深了，篝火已经熄了。那三三五五的蓬车停放河畔的草地上，张挂着一张张的蓬幕。妇人们和孩子们都安静地睡着，男人们的鼾息荡漾在车轮中间；他们象秋天的雁阵一样，疲倦的跋涉需要适当的睡眠。当天气一天一天地凉了，他们就收拾那破旧的装束，驱着蓬车，顺着比萨拉比亚河而行，沿途卖艺，打铁，耍狗熊，卜卦看相，经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到南方渡冬。

拖车的马匹和解开锁链的狗熊，也依在车轮旁边睡熟了，剩下无边的黑暗在原野间进行着；露珠悄悄地溜落在草叶上，凝结成霜。

一切是那么寂静的，荒凉的。

繁星寂寞地撒在空中，寒冷的风在茨冈人的蓬车间盘旋着，偶而括起一张遮挂在车轮中间的布帐，淡淡的星光漏了进去，映

着那睡在轮下的人——

那人，象陷在噩梦的深渊里，喃喃地发呓：

“……不要离开我，金花儿呀！不要离开我……”

布帐在寒风中瑟瑟地响着，象幽灵的叹息。

蓦地，那人猛然翻起身来，大声叫着：

“金花儿！金花儿！——”

那张面孔在阴暗中泛着汗渍似的油光，眼睛睁得圆圆大大，一只手撑在毡毯上，一只手向着空中推拒，象在推拒一个可怕的魔鬼……

布帐内的另一角落曳起老人的咳嗽声音：

“夏烈克，你怎样啦？”

他身子一抖，好象被这一声呼唤，把灵魂从恐怖的梦境中拖了回来。他只是含糊地答：

“没什么，爸爸。”

他却迅速地跳起来，钻出帐外，掀开蓬车上的垂帘，紧张地往里面一瞧，直到他看见那堆放着杂物的车斗中间，安静地躺着一个女人，婴儿的摇篮依旧端正地放在女人的身旁，他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又回到布帐里。

但是刚才噩梦中的幻象，还在他的脑子里缠绕着——他梦见金花儿不爱他了，梦见金花儿把婴儿掷给他，尖着嗓子嚷道：

“这是你们文明的种子！我不要他！”

她挑衅地朝他哼一哼鼻孔，然后象抛掉一件肮脏的东西，拍一拍手掌，掉身走了。

“你到那儿去？”他惶惑地拉住她。

“我不要你这么自私的丈夫！”她大声道：“我要找我的新爱人去，你管不着！”

他的血腾涌起来，拔出短剑，望她胸膛戳去，血喷出来，流

满地上，金花儿却毫不介意地狂笑，把他吓醒了……

“夏烈克！”老人在角落咕噜着：“我看你又跟我女儿吵嘴了吧？……年轻人应该看开些……爱情当不得面包……”

他呆呆地托着腮坐在毡毯上想着，没有回答。

“还是睡了吧，明天还要赶路上村落去。今年的鬼天气真是冷得快！不早点走到南方，霜雪一下，小孙子也要给冻坏了皮！”

尽管老人在叨絮着，他夏烈克的心却是紊乱地，沉溺在情感的苦恼中。这一个月来，他的心窝象盘踞着一毒蛇，噬着他的情感，使他变得忧鬱，敏感，眼睛也紧张地亮了起来。他觉得自从金花儿把孩子生下，对他的爱情是一天一天地冷淡着，性格也变得暴躁，喜怒无常；当夏烈克热烈地拥抱她，吻她的时候，她常常表示不耐烦，企图摆脱他的臂围，纵使夏烈克不放她走，她那双大大的眸子却象鸽子般地飞向别地方去。

夏烈克忍不住了，责备她道：

“金花儿，我看你变了心啦！”

她耸一耸肩，开玩笑似的回答：

“天天让你吃着牛肉，你也需要调换胃口呀！”

夏烈克痛苦地把她卷入怀里，咬着牙根，压低着声音道：

“金花儿！爱情不能这样比喻的！我爱你！你别抛弃我吧！金花儿，我知道你变了心啦！……”

她挣扎着，嗔道：

“你这人真奇怪，象一团烧不熄的火！到底你不是茨冈人，血管里没有我们的血……”

但是，她挣脱不了；夏烈克狠狠地吻着她的唇，吻着她的发，吻着她的臂和颈子——

金花儿叹了一口气：

“傻子，我是说玩玩的，你别认真呀！”

於是，她用力地在他額上吻了一下，說：“我也愛你。”让他不防備時，象小兔子地溜跑了，邊揚起那迷人的銀鈴般的笑聲！投向原野的小路……

然而他們吵嘴的次數增加了——

金花儿常把孩子拋在搖籃，自己找別的男人到原野遨遊，不然，就是到村庄里的酒店去，向那些鄉下人找開心，總有一群男人象蜜蜂似的繞着她。

夏烈克却抱着嬰兒，眼巴巴地坐在蓬幕里等呀等地，等得不耐煩了，就把嬰兒交給金花儿的父親，自己跑到路口眺望。看着茨岡們都回來了，篝火燒剩了殘燼，夏烈克一肚子氣忿都冒出了火光——

“金花儿，你是幹什麼的？”夏烈克忿忿地說：“你真教我等急了！”

“誰教你等呀，你不可以先睡覺嗎？”

“我擔心你在半路上給狼咬走了。”

“哼！”金花儿冷笑：“給狼咬死也是我的事，你發什麼脾氣！”

夏烈克滿腔委屈地，但是怕給別的茨岡听着，只得轉低聲說：

“親愛的，我是愛你呀！不愛你怎會等得心焦呢！”

“我不需要這種愛情！我要的是自由。”

“但是，親愛的，”他巴結結地說：“縱使你不愛我，你也該想想我們的孩子，他啼哭了半天，找不着媽媽的奶——”

“別囉嗦好不好！”金花儿扔掉他的手：“你已經象狗熊的鎖鏈綁住我，還想用那小鬼來把我一天拴到晚，我才不耐煩呢！”

她邊走邊忿忿着：

“我才三個月的時候，媽媽就把我丟下來，跟別夥子的茨岡跑了，我還不是一樣活着……”